



她，縮在臥室床邊的角落，全身疼痛難忍，背上火辣辣的燒灼感，她知道，剛才若不是他們的鄰居來硬把他拉走了，她今天可能被他打死都說不定！

眼淚伴著心裏大廈毀滅性的崩潰傾瀉而出，多久了，他們的婚姻走到這一步？

二十年前，他們曾經多麼的相愛啊！他個頭不高，人絕頂的聰明；她細細高高，江南女子的嬌羞模樣，站在矮矮個子的他的身邊，她是那麼的醒目！為了愛他，她飽受女友的嘲笑，笑她挑花了眼，找個矮子霸；為了愛，她擯棄了所有的高跟鞋，雖說她穿高跟鞋走起路來可以引來很多矚目的眼神；為了愛，她放棄了大學畢業留校的機會，回到這個小城跟他團圓。

他也曾經為了想她，只為了能看上她一眼，火車汽車兼程晝夜不停，趕到她的大學校園裏，兩個人在食堂裏吃了頓飯，手拉手走了一段路，他就又得往他的大學校園裏趕！他曾經一天給她寫過五封信，傳達室的值班老頭兒從老花鏡片後面透出的眼光，令她又驕傲又有點害羞。他曾經說這個世界因為有了她才有意義！

他們結婚生子，一直都是外人眼裏的模範夫妻。只有她自己知道為了維護這個稱號，她付出了多少外人不知的努力，流了多少往自己肚子裏流的眼淚。

兒子出生前，他們的濃情蜜意似乎還在，至少兩個人在床上是火熱的，但是生活在一起他總喜歡挑她的刺，她懷孕人慵懶，他就說她好吃懶做；她大著肚子人容易疲倦常睡覺，他就說她不思進取，這輩子都不會有什麼出息。不過，也就是言語上有些挑剔，還不至於大打出手。

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好像是一個夏天，他的母親來他們家居住，有天晚上她夜裏起來小解，一拉臥室的門，赫然發現婆婆正坐在她房門口的凳子上，看著擋在門口的半個凳子，她疑惑婆婆是不是坐在兒子和兒媳的臥室門口想聽到什麼？！第二天晚上，小夫妻倆上了床，丈夫過來求歡，她很自然就想起婆婆昨夜在房門口尷尬的

樣子，她推開丈夫的手，起身輕手輕腳走到房門前，在丈夫問：“你幹嘛？”聲音還沒落地，她“啪”的一下扭開了門，果然那把耳朵貼在門上的婆婆無處躲避。

她一轉身走了回去，也從床上起來的丈夫忙拉著他的母親往客廳去並隨手關上了房門，她依稀聽到他們母子的對話“媽，你這是幹嘛？”“我……我聽到很奇怪的聲音，就起來看看……”

這件事過後，她還沒來得及述說自己的感受，第二天回家，家裏已鬧騰得厲害，老太太收拾好自己的包裹，說要回家，讓兒子立刻就送她走，說不要讓人嫌，防賊似的。兒子當然是剛下班就被弄個措手不及，正勸老媽別走，看見媳婦回來了，就趕緊拉住媳婦希望跟著自己一起勸老母親，做媳婦的本來就心裏不痛快，就不吱聲。老太太一看這陣勢，更覺得沒臉面，就越發哭得大聲：“兒子啊，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現在翅膀硬了，有了老婆就不要老娘了！我在這裏做你們的老媽子都討不到好啊，拿我當賊一樣的防啊！我這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啊！我不活了……”老太太哭著吼著，作勢就要往牆上撞，做兒子正去絞了把熱毛巾準備給母親擦臉，來不及過來，就對太太叫：“攔住我媽！”做太太靜觀此景，心裏雪亮，老太太故意往她這邊撞，其實就是做給她看的，昨晚她把老太太偷聽閨房逮了個正著，老太太趁機生事想借此為自己洗恥唄！她也歪過身體，露出身後結識的承重牆，說：“出了什麼事兒啦，要撞牆啊？這可是承重牆，硬著呢！”老太太被媳婦這兩句話弄傻了十秒鐘，不知道該怎樣對應，然後就是撕心裂肺地尖叫：“啊！你想逼我死啊！沒有天理啊！”老太太幾乎尖叫完就一下子癱在地上開始手抽搐口吐白沫，兒子一看這情景，沖過來一拳打在老婆的臉上，立刻女人的臉開了花，血花四濺，繽紛的血色中，地上的老婦人緩緩爬起了身，而那鼻子和嘴都在出血的女人卻緩緩地轉過身，拉開大門，走了出去。男人愣了半分鐘也沖了出去，沒走多遠就看見癱坐在樓梯上的女人，他一把把女人抱起，隨即回轉了家門又進了臥室。

第一次被打的女人想死的心都有了，男人確實悔恨萬分，那個晚上他跪在床前，不斷地賭咒發誓決不會再這樣對待老婆，女人一直默默地流淚，直到男人也哭了，兩個人的眼淚很快就流到了一起，那個晚上夫妻兩

100度的愛

海云

人的房事卻是很久沒有的激情逆發。

有了開頭，就有了後續，男人的動手也是從那時起，越來越容易，越來越頻繁。小則一言不合一把掌就甩了過去，大則酒醉之後對女人拳打腳踢，而每次過後他都是悵悔加認錯，保證書寫過，毒誓發過，一次又一次，女人選擇原諒了他，他也選擇舊病不斷地復發。

直到她遇到另一個男人，她的同事。在一次單位組織的春遊中，同事們都去湖上划船了，她一個沿著湖邊的小路走著想著心事，在城牆的根處，卻碰見也是一個人找清靜的他，兩個都在婚姻裏也都並不快樂的人遇在了一起，也許是相互慰藉，也許是相互療傷，他們很快就有了婚外戀情。

婚外戀不久就暴露了，被背叛的男人幾乎瘋狂，家裏的傢俱砸得稀爛，女人幸虧逃得快，否則肯定被那些傢俱砸死。她的情人說要大家一起離婚，兩個人再結婚。她的老公並沒有給她任何選擇，他找到她單位的領導。婚外戀再怎麼說都是她的不對，這個時候再談被丈夫拳腳相向，人家也不會聽了，況且她並不想離婚，兒子還小，正在上中學，最主要她覺得她還愛自己的丈夫。

說來也真的是說不清，到了這一步，她還是舍不了這個男人，即使這個男人對她已是恨之入骨，可天真的女人把男人對她的恨理解成了殘餘的愛，所謂愛得越深恨得越深，可對於男人來說，被背叛的恥辱才是恨的主要的組成部分！單位的領導能做的就是把偷情的一對男女調開，讓他們見不到面，再勸女人回家，誰會拆散人家夫妻呢！

被男人領回家的女人，寫下失去自由和尊嚴的保證書，也成了男人隨意打罵的出氣筒，而難以讓人忍受的是，男人開始喜歡在床上折磨她，她如果竭盡迎合他，他就尖酸的說她浪蕩是淫婦，所以才在外面找野男人；如果她死板沒有反應，他又說是不是她想起野男人給她的快樂，對自己的男人沒有反應，而往往他會越說越激動，最後整個失去理智對著她的私處都能大打出手！

一次次，她對自己說是我不好，我做錯了事，我應得的報應！我該被他這樣奴役，因為我欠他的！有幾次，被男人追打出家，她無處可去，就去了從小

一起長大的表妹家，表妹看見她眼角的瘀青，第一次是心疼，第二次是憤怒，第三次就是忍無可忍：“你離開他呀！你怎麼這麼沒用！就讓他吃定你了！再做錯事，也不能讓他這樣對待你啊！他還拿你當人嗎？”

終於，表妹無法承受了，在這次看到她被男人用皮帶的銅頭打得渾身青紫的傷痕，表妹恨極了，說：“表姐，我最後一次接待你！我希望你回去就跟他離婚！如果，你不聽我的勸，我下次也不要聽你的哭述了！我受夠了！受夠了！”她沒想到連表妹也不要再理睬她了，她還能去找誰，父母是不能去找的，他們身體都不好，而且確實自己做過錯事，一輩子清白為人的父親可能要覺得被女兒的行為丟盡了臉！她哭得更絕望了，表妹按著她的肩膀地問：“表姐，你告訴我，為什麼你不願意離開他？就是為了贖罪嗎？”她搖頭，斷斷續續地說：“我也不知道……你不知道，每次他打過我後，他都會對我特別好！我也老會想起我們戀愛時的那段時光……”表妹快瘋了：“表姐，醒醒吧！把你往死裏打，再把你往床上拉，你就說他打過你又對你好！你都跟別人那樣了……還懷念戀愛的時候……我的老天爺啊！你到底想要什麼？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，不可能天天保持一百度的！一百度的溫度是會燙傷人的！你知道嗎！”

她不知道！她只知道她身體很冷，從心裏冷到外面，她很想能跳到熱水裏泡一泡。

從表妹家出來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，冬天的冷風吹得她渾身哆嗦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她站立在城牆下的湖水邊，她的手腳已凍得幾乎失去知覺了。看見湖上升起的嫋嫋的霧氣，她有種幻覺，那偌大的湖面就像一個冒著熱氣的大澡堂，她冷啊，她很想讓熱水泡暖她的身體，可是她的腳都幾乎凍僵了，她努力地邁著步子，走到不遠處的小橋上，再一次看向霧氣嫋嫋的水面，傾身倒向了她心裏溫暖的水池……

(寄自新澤西州)

